

吴亮话语

批评者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吴亮话语

I267
427

批评者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 391119

SAIKU/KS

责任编辑：曹 洁 李庆西

装帧设计：梁 珊

吴亮话语·批评者说

吴 亮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千岛湖环球印务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印数 00001—1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539-0915-1/I·844 定价：10.70 元

前 记

不再勉力从事胜券在握的批评，不再锋芒毕露苛刻地挑剔别人，不再热衷倡导个人偏爱的事物，谋求以一己之见去影响更多的人，简而言之，自愿地从早先的批评营垒中退席，是我近几年的一个选择。我当然有不少堂皇的借口与托词，事到如今，我还可以随手找到许多事例来证明我当初的预感是对的——那时我认为批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要为此庆幸，因为我不再易于滑入泥潭和陷阱，也不再会犯那些愚蠢的错误。尽管如此，我有时候还是会感到一种悲哀，毕竟，自保和怯懦是不值得暗中庆幸的。这些年来我广结善缘极少树敌，也许我已经丧失原则了。不过，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的原则具有绝对性呢？当我忙于把犀利的目光对着那些可能谬妄的事物时，为什么我就享有不犯错误的豁免权？我的一些同行，至今还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巡查世间万象，俯视群盲，对他们我既倍感敬仰，同时一种怜悯也不觉油然而生。说到我自己，检阅往事，有些选择基于错误，亦有些选择基于事实。进一步说，我们依赖人性的好恶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作出选择的情况比比皆是，但是我们根

据时代的趋势和对事态的体察，不得不作出违反本意的决定也是常见的。

一般说来，世界并不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的批评而有丝毫的改变，这已经是劝导人们放弃批评的俗见了。可是，对批评的这种批评，同样不能改变批评继续存在于世的现实。固然，批评只是表达一种置问，有时批评仅仅是流露出一种情态，它充其量是一个语言的现实，成为附属于世界的某一方面而已。但是，世界并不能离开批评一意孤行。所谓按照自身的铁律运行的世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人们的观念和意见构成的。在这些观念和意见中，印刷物（不论是学术、宣传还是虚构作品）大量地涌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伸手可及，不仅影响我们每一天对世界的理解和态度，而且还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本身。要我们不假深究地对此照单全收，完全相信它的一面之词，却不能够予以置疑、挑剔和鉴别，并提出新的主张，这几乎是不可能。没有一种意见能享有如此特权，竟然可以不加论证就大行其道进而免受质询；也没有一件观念作品能不通过自身的魅力而借助别的力量来赢得广泛持久的赞赏。这些简要的原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今天，据说一个务实的时代已经来临。那么，不用说批评的岁月亦终成往昔了。时过境迁，蓝图和规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书斋的话题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新的历史情境，迅速改变着上一个时代形成的人性并同样迅速地改变了为之奋斗的主题。

这些主题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这就是现实。现实难道还要谁来证明吗?它存在着,便足够说明了它的真理性。我从未试图去摇撼这种真理性,特别是,现在我已经学会与现实和解了。我虽偶有异议,也不过是想说:合理性应当变成现实,只有现实才是最后的证明。

但是,我的确把我的批评岁月留在了过去,它一去不复返了。一想到批评已成如烟往事,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重返批评营垒,首先我真的不清楚还有没有批评营垒。回忆起来,我过去所曾批评过的事物只是在当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放到今天,我是不会再去关心这些问题的。我的兴趣不可能固置在不变的事物上,更不可能固置在所谓的专业上。现在重要的不是恢复批评,而是回到常识,“常识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东西”,它能证实正确的判断和明辨真伪的能力是人所共有的。

如果这样,我们就真的会迎来一个新的批评时代。

吴 亮

1996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 1 前 记
- 3 要么畅销 要么沙龙
- 7 论浮浅主义
- 12 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
- 18 向先锋派致敬
- 25 游戏的权利
- 30 论学院派
- 35 想象的逃遁
- 39 拒绝的权利
- 44 组织化的城市及其文学
- 53 论达达批评
- 59 再论达达批评
- 64 九十年代：写作、艺术和
流行文化
- 74 金钱、想象力和清道夫
- 80 我偶尔也嘲笑一些东西
- 87 文学与消费
- 99 批评即选择
- 104 论片面性和不成熟
- 109 方法的用途

目 录

CONTENTS

- 113 创造与仿制
- 118 争鸣的意义
- 123 批评是种逃避
- 128 批评的命运
- 131 论新闻主义文学
- 135 新闻、社会和文学
- 138 抵制消费社会
- 141 不妥协的艺术
- 144 现代城市人的三大问题
- 154 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
- 160 有没有一个文学史？
- 168 期待与回音
- 177 批评的缺席
- 181 移民文学的歧途
- 183 城镇、文人和旧小说
- 187 不可思议的罪：杀其所爱
- 190 读霍尔茨纳《知识社会学》
- 192 读泰纳谢《文化与宗教》
- 194 读摩莱里《自然法典》
- 196 读泰勒《形而上学》
- 198 读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
- 200 读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目 录

CONTENTS

- 202 读卡夫卡《寓言与格言》
- 205 读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 208 读霍尔特胡森《里尔克》
- 210 读萨特《词语》
- 212 读瓦尔特·拉克尔《魏玛》
- 215 读魏斯曼《金钱与人生》

- 219 身份的负担
- 222 民众庆典
- 224 声 音
- 226 生活永远是有问题的
- 229 画家何为
- 231 荒谬之旅
- 235 放 弃
- 236 自己的状况
- 238 身 价
- 240 写作与服装
- 242 骰 子
- 244 禁止一天
- 246 需要的限度
- 248 画家的责任
- 250 游戏机和教育

目 录

CONTENTS

- 252 游戏的贫困
- 254 谁是今天的作家？
- 257 没顶的文人
- 260 第三类作家
- 265 城市里的波西米亚人
- 268 足球和电影
- 270 算了吧，言情片
- 272 流行是个大杂烩
- 274 闲聊时代
- 282 城市剧院的修辞



要么畅销 要么沙龙

当代文学迎来了它十年以来最为暗淡的岁月。一大批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家似乎正在被毫无耐心的读者迅速遗忘。在善变不定的时风下，他们虽然还在各种文学期刊中顽强地露面并把各自或呕心沥血或满不在乎的作品充塞其间，可是仍然改变不了人们对之冷淡的事实。普遍的来自时髦的压力使他们不是疲于奔命就是束手无策，在一种烦乱的模仿和顾盼中他们本就贫乏的想象力更趋于衰退。面临时尚、批评和经济诸方面的不利因素，这些当代作家处于涣散、解体 and 灵魂无靠的危险边缘，甚至一夜之间丧失了对这个职业的最后一点热忱和兴趣。低潮不声不响地来了，这些一度凭借历史机会，凭借生活经验、外在思想、社会问题从事写作的作家；这些为民请命、好为人师、替人诊病、铸造美好心灵的作家；这些只知普遍轻视特殊，只知群体不知个体，只知模仿权威不知创意的非风格型作家，现在不仅消失在文学读者的盲点里，而且也消失在职业批评家的盲点里。他们的作品被积压在不断印刷出来的新书的最底层，冷清

清地回忆着数年之前的热闹场面、鲜花还有掌声。惯于生活在公众视野里的人一旦脱离了公众的视野，那是何等的焦虑！这些并不愿随遇而安寡欲淡泊的人们，现在纷纷抱怨政治的放任（！）自由的太多（？）风尚的衰颓（！）批评的冷落（？）和经济方面的不公待遇（！）。他们以各自的嗓音动情地回想当年，回想那黄金一般的岁月，回想那永不再来的好时光。那种虚假的轰动直到今天还使他们信以为真，以致在把昨天的读者奉为上帝的同时，又把今日的读者视作迷途的羔羊了。他们一味批评同行的失责，却不意识到历史机会已经失去。他们不知道尺度是由历史提供的，而现在他们却要用尺度来要求历史了！他们就是不愿意想一想，何以同样是这些读者公众，兴趣和注意力会在短短几年里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当这些自由读者不再读一度走红的作家的作品时，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甘愿被灌输和拒绝被灌输到底哪个更好？当一个初步具有多种选择的文化格局形成之后，那种因文化的单调而导致的虚假趋从与认同，是否还有留恋的必要？一种状态必然要被另一种状态所代替，一种声音总要被另一种声音所淹没，文化的单调，问题的一致，趣味的相似，那是多么不幸啊！依恋这段历史中的文学盛况，又是怎样的自私！当个性终于脱颖而出，当选择终于成为可能，当问题终于分裂出差异，当社会事务终于可以由该管理的部门去管理，当文学终于不再狂妄地宣称它能铸灵而愈来愈突出了它的虚构性、想象力和形式诸方面的因素时，那些若有所失的人们是回天乏术了。不坏吧，至少我

们十分适应！

说当代文学的暗淡，其实只是那些曾经炫耀一时的作家在暗淡罢了。残酷的事实是那些错误地走上文学之路的人所不肯面对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虚构一个事实对之凭吊然后再虚构一个事实对之义愤填膺而已。这种非凡的虚构能力，本来是应当运用在他们的文学创造中的。这些声称要恪守现实主义的人们现在成了最不现实的人，因为他们希望现实朝他们愿意看到的那个方向发展。他们的保守倾向终于一步一步将他们诱入一条死胡同了。

那么，这个他们所不愿正视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价值的整体主义消退了，社会多元化正在涌现。普遍性在瓦解，或者说，唯一的普遍性正在于个性的被突出。作家们丧失了发现新思想的专利，在以前，他们是以这方面的敏感而自豪的。社会事务和现实问题，已经、正在或将由另一些更合法更内行更胜任也更负责的人去处理和对付。曾经强烈地影响着文学的那些历史条件——政治目的的突出、批评界的赞助、读者的容易兴奋和经济上的保障等等，这些线索都悄悄地中断了：社会价值变得多元乃至混淆不清，批评界日益受到多种理论的渗透影响而彼此很少合作，读者公众的精力被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和消遣方式所吸引且不再认为自己可以被鼓动被鼓舞被鼓励，经济法则开始竭力扔掉它身上的文学包袱，迫使文学也进入商品市场的运行轨道，不再奉行过去的文学保护政策……总之，这是一个不再过分需要文学的现实，而这个现实，也因此变得更像一

个原来意义上的现实了。当然，这个现实并非是排斥所有文学的。文学仍然存在着，只是它开始以新的格局存在罢了。这种新格局，就是市场文学和沙龙文学的并存格局，或者说，一边是大量畅销小说，一边是少量先锋文学。

畅销小说永远以赢得公众为最高目标，先锋文学永远以吸引少数同道和未来读者为最高目标。它们分别以追求空间覆盖和时间绵延为各自理想——前者表达的是一般公众所希望了解的现实或幻想的生活状况、有趣的故事和自然及商业社会赋予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心理，他们注意的是情节、悬念、经验、事实和可读性；后者则是通过个人的想象和生命体验来表达纯粹个人化的精神虚构乃至对一般人类状态的理解、疑问和新估价，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到语言形式、结构和新颖的想象力方面，不断地进行那种几乎无望的精神冒险和试验。真正顺乎现实的作家应该是畅销书作家，剩下的就是那些孤独的不顾一切牺牲的先锋文学的朝圣者和献身者。畅销书作家的姓名将出没在市场上，而先锋文学的创造者则在沙龙里高谈阔论并诵读他们的最新作品。那些对左边的先锋文学作家说“脱离大众”，又对右边的畅销书作家说“迎合大众”的人们，现在无疑成了一种十分古怪的角色，一种既游离在公众之外又藏身在公众之中的文化庸人。

怎么样？要么畅销，要么沙龙，没有中间道路！

论浮浅主义

看来在今天，我们难以指望再寻找那些深刻的意义了，现实的变化与改观不是用语言所能概述和抵挡的，一切都浮上了表面，生活在一个平面上移动，深度慢慢消逝，思想融化在物质之中。易朽的物质变幻着它的形象，它的具体形式没有一样是永驻的，只剩下物质本身的诱惑。彼此接替的物质匆匆流逝，毫不足惜地带走了所有附丽于它们之上的时髦见解，另一些时髦货又伴随着新颖的物质登台了，谁又能知道它们在人心逗留多久？频繁地向我们显身的物质得意非凡地炫耀着它们的感性力量，搔首弄姿；我们不再有什么抵御的有效方法，只是听凭它的诱引，沉湎其中，用感官而不是用头脑去体验那些包围我们肉身的种种物象、幻觉和梦境。我们放逐了教条、禁令和空泛的意义之追寻，结果就掉入一个浮面而浅薄的物质世界中去。所有的事物都浮浅化了，我们仅仅以收入的递增来理解进步，消费的方式成了多种价值尺度的总标准。现代观念被滥用，数量超过了质量，时间被空间所覆盖。历史已切断，传统已遭摒弃，现